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山 先 生 真 文 忠 公 文 集

(四)

真 德 秀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惜
使用
公用
圖書

山西先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四)

真德秀撰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T 00160

類號

~~# 812.51/4022~~

810.824/4022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56

類號

083.12 / 4022



215.71 / 10055

10/10/1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六

對越乙藁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開毓聖之期。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皇帝陛下。道由生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有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祿。慶繇周曆。臣頃綴六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封三祝。第虔薌火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王日之期。名玷清廂。上天子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日新君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申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闕。在阿在槃。澗方廣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霑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繞電之祥。共贊與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抃。頓首頓首。恭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志

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遙班邇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爲壽。願益增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徽。迺悉還於故物。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昔綴周行。嘗滂內直。花甄書景。久承寧考之恩。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乖時變。無袁盎之忼慨。有汲黯之戇愚。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疎於開導。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奪駢邑之三百。出晝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復玷之孔艱。遽放紫誥之新。盡澡丹書之舊。秩仍元士。班旤邇臣。間館珍臺。媿苟媮於廩祿。鈞天廣樂。恍如侍於威顏。人皆謂榮。臣獨知懼。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於曠典。導民以孝。旣洽四海之驩。與物爲春。忍眈一隅之泣。釋羈魂於幽窆。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顛蒙。亦叨牽役。臣敢不淬磨宿志。湔滌曩愆。犬馬之養。無施。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王。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旨。不遺簪履之舊。載放命數之新。七年之躋。一日而復。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宋之極治。世有大母之慈謨。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紹興國論。繇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至此。實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饗駟召。念昔受知於寧考。未酬

罔極之恩。迺今獲事於嗣皇。當守勿欺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蓋恭遇壽明慈叡。皇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堯舜。自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聖子鷄鳴之間。必及先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脈。既竣盛典。遂布寬書。放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殯。凡被公朝之厚澤。悉由慈極之至仁。而臣竊祿有慚。報恩無所。願歌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垂。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棄之材。韓安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爲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媿格君之亡術。方稱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一頒。盡洗元成之玷。何嗇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眚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幡皂蓋之華。仍涖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疎。若爲經理。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爲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爲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獨攜孥。祿

弗逮於養親。志唯顓於報上。拊摩瘡痍。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爲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庇職。躡陞三等之華。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某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侍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閫。堯文有煥。復假寵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霆之譴。甫叨牽復。旋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炎圖千萬祀之憲章。遂閣祕藏。永儷羲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鸛鷺之行。迺容孤外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爲之慘怛。肆命從臣。而作牧庶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殫竭。爲中郎於禁闈。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閫之除。顯服龍光。私憂螽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施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期。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眈初心而猶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瘼之未復。考比年俶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

時躬爲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迺臣所職。祇媿非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
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興廉恥。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待行。詎有禁闔
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謝除戶部尙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札遄歸。叨地官之進長。班躡陪於踐斗。懼深重於履冰。中謝。伏念臣素守朴
忠。濫膺迪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於山林。寢遯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悵去國之十
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流。阜蓋分符。氈復旣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忝
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於公道。而彙征必萃於羣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
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圖。顧尙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
綸之渥。冒陞曳履之華。退省驚疲。曷勝蝨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庶政以厲精。大
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不
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
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爲
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

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兒雜進於堯朝。豈魍魎能逃於禹鼎。不重菲薄。欲效編摩。遽惟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間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剋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稔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閎雅。召至翰林。虛席以延。亟其祇命。

謝宣召入院表十三日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戇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慚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

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紘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卽金鏡而擿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遽冒恩光。兼陪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中謝。睠唐室之崇內命。至號私人。惟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士。豈獨文章掃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具陳時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祕書。久攝承明之直。晚繇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爲官擇人。則材能之負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於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勳。畦種羣賢。將備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汗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肩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爲賢。尙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尙方天廡。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緣飾。老益虺隤。衣敝縕袍。冀無慚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鑾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鷓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滂清切之班。故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涖政。莫如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洿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蔑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實蕃。廩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箠之長。俯眊窮忙。寧忍用箕斂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窳。方勉竭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歎愁。卽丐山林之閒散。未能底績。遽已饗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閩服。願慙讓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雖道公言之誚。維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權戶部尙書狀

文昌在從列爲最高。版曹於國計爲甚重。自仲由之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爲不稱。亦已明矣。伏念臣曩負罪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居間數歲。而予之祠。奉祠踰年。而畀之郡。甫及下考。遽帥全閩。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甘天。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筮跡鵷鴻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望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穆師言。

再辭免戶部尙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吠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驚於闕庭。盍卽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罷之才。僭濫容聰。冀還宸渥。或改司於間局。或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竽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僥逾之媿。廉恥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赴闕外。所有權戶部尙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圃之間。雖以任師帥爲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爲先。宜有千人之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讜論昌時。兒童知其姓名。搢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爲於民財。式副詳延。寧容辭避。其祇前席之意。毋徇循墻之謙。所辭宜不允。

辭免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寸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真。除者少。繇慶元迄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伏念臣謏焉孤學。藐爾下材。昨事先皇。獲洵內命。旣求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洵用於初元。竟牢辭而得。

請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聖上有憂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直。已愧能言。五十七而爲真。敢尸誤寵。迺若侍經之職。尤高勸誦之班。旣已試之無裨。豈重來之可勉。仰靳宸指。併寢恩綸。悃悞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懇切。論議侃侃。一出於正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舉堯舜之道以告上。是職正卿任也。而得辭乎。况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固不容避也。

再辭免狀

北扉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聖朝之所謹選。其在駑劣。皆非敢當。然臣頃在初元。嘗陪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晝之時。不勝戀闕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其敢以不能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爲甚重。近世多虛而不除。願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朝廷更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骫骳之文。一旦躡而爲之。長得無愧乎。用爲踧踖不安。須至再塵天聽。伏望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洊具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十一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於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爲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爲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

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相承，無媿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爲，再叨妙選，况稟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人，豈容末至，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顓命耆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稟家世，又知史之長，則卿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迄今百有餘載，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忸焉，寤寐不置，比喜得稟，今復詔卿，蓋與先朝分命修禋，以作唐史同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與舉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垂信無極，以稱朕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爲遜，所辭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對越乙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證對某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來民窮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時未知節用之方而已。曩自江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方撙節。甫及年歲。遂可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規。必無不可及。到官數月。推尋顛末。乃知昔年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在根本。夫一郡有一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量入爲出。豈不可爲。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爲者。蓋由根本戕伐之幾盡。生意蕭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撙節。而未能救也。根本之壞。其事多端。某不敢悉以瀆朝聽。姑舉豫借一事言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令宰多非其人。產錢失陷。而不知考覈。版籍散亂。而不知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姦吏豪民。相爲欺隱。於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始出。二三大縣。大抵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間。屢不得人。或以他官攝事。故其積弊。日以寢深。而通直郎梁三聘。適承其後。儻其人稍有材力。到官之後。於前三者。用力整頓。亦不至弊壞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借爲當然。紹定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矣。自某之來。不得不行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所仰以送州者也。州旣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於是自今

年正月至於五月。一錢不復上州。某既爲黥竄縣吏之尤姦蠹者數人。以其家貲代版帳一月。而自餘月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共一萬五千貫有奇。本州卽日困於宗子之廩給。無所擘劃。而又須爲人戶理豁。預借錢爲本縣代出上供。大禮銀錢。又將何所措辦。某夷考其人。本無貪暴之行。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材力終不可強。漢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倣而行之。又適無可換之人。不免委惠安簿吳子良。往助其鈎考。而事權不專。猝未見效。顧念南安爲泉壯邑。獄訟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官。非惟財賦不辦。獄訟亦多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半來日尙長。深恐邑事日甚一日。至於不可扶持而後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足以振起彫弊。數欲自爲去就。用敢冒昧申陳。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赴部。別行注授。而選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庶幾浸還舊觀。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某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材士。偏郡守臣。不敢輟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州尤溪縣徐鹿卿。材識不凡。彊毅有立。欲乞堂差。改知南安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望。其已差下人。乞送部別行注授。伏候指揮。十月十日。奉聖旨。依。梁三聘與祠祿。徐鹿卿差知泉州南安縣。填見闕。

奏伸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覩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羣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於疎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命。委家族。爲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關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

之末。俟臯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葉莫。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爲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卽奏於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旣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爲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爲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爲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爲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永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旣亟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旣劾遵於朝。又慮其久留。俟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燄。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爲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爲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爲己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倣。有瞋目語。

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己。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鑄斥。遵遂得祠。懲勸易施。重爲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爲拂膺。今者天啓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員。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爲之訟冤。事之本末。不取悉塵天聽。已備錄申尙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聖慈。念其損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錄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爲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旨。以莫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爲。牧御無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廉一節。勤瘁百爲。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惇嫠。惠利稍及於斯民。希稷多爲之贊畫。其後帥臣余嶸。因而委任。降鄱縣之寇。築茶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西外陸宗院鄭逢辰。生於貴介之族。

不爲居養所移。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材識亦優。屢任宗官。安恬不競。臣令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醜政之便宜。革其苛擾。講舟師之利病。爲之扞防。詳其器能。實爲通用。二人者。若蒙朝廷。以敘進擢。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相。才力敏強。識見開豁。辦治之長。著於宰邑。關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剴煩破劇。實所優爲。儻膺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蚤中甲科。嘗參柱史。當侂冑秉權之際。旣弗詭隨。迨彌遠顓政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處外。微六七考之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况其材猷宏達。學問精深。儻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徧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軸。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羣之風。壯老弗渝。夷險惟一。退屏於權門孔熾之日。來歸於聖化更新之初。懇懇丹忱。形於箴諫。洋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疇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躡居其先。自眡弗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覩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因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廉介視古人而無愧。葦年爲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

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辟林司戶充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後下部作闕。况浦城上五鄉，爲福建吟喉之地，民俗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爲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軍司戶參軍林元晉，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練，允爲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聖慈，差林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於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拾遺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某比因武岡僉判葉莫蒙恩超擢，已嘗專人奏記，控敍謝忱。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與補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卒之賤。中外傳聞，誰不競勸。且使某區區言前之信，無一弗疇，仰戴恩光，如已被寵。葉倅偶到司稟議，相與感歎之餘，復不能無少過慮。蓋當來設謀誘弄，首先用力，雖李成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則黃達十六輩皆在。揆以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者爲最，用力者次之，首倡者爲最，隨後者次之，止賞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人，豈知此理，往往自謂其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止於本司備補，及量添廩給而已，豈能無缺望之意。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爲衆之名，所以一呼之間，從者千計，諸營爲空。後雖以重賞募其徒使圖之，然諸

營卒伍。往往皆有憐之之心。以爲我輩衣糧。得免減刻。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六人用力而
不被賞。其徒必有擲揄之激作之者。設或有一諛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爲郡。本蠻徭故地。風俗愚悍。不知
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爲
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葉倅所慮。誠非過計。某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詳
酌。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授以宣帖。仍疾速行下。庶幾潛銷怨望之萌。一方生靈。終獲保全。悉出大
造。葉倅莫仰蒙異渥。銘感何窮。但其意終以仇怨滿前。恐難安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某併爲申陳。惟
鈞慈垂察。曲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決一倅貳。俾獲保全而去。實荷生成之恩。干冒崇威。某豈勝俯伏
震懼之至。

回申尙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證會准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證對本州。雖名產米之地。其實早稻倍多。晚米甚少。
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旨。差万俟卨寺簿。就州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拋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數。
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便投糴。多不過五萬石。少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放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會
品搭支還。中間每以艱糴。具申朝廷。已行住免。自十一年。又蒙劄下本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爲糴本。會價
折閱。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縣以
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
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而所納實不及半。縣吏並緣繇此致富。則在在有之。甚至鄉胥之走弄場

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其納中糶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變轉之所詞訴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某前者赴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衆口籍籍皆謂朝廷指揮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繆戾且慮因循歲久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住罷者甚衆某雖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潭人休戚無大於此儻今歲朝廷免行和糶則已設或行下則科配之弊豈容不革今准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抑朝廷恩意如此其至儻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矣第旣罷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申聞事件于后

一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從擘劃遂計畝科敷今旣蒙指揮不得科抑某已行下諸縣住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使知朝廷存卹之意但科配旣罷卽度牒委難行用兼近者臣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糶者增立價錢收糶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減剋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欲望鈞慈支撥金銀官會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然承領乞賜指揮

一某恭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州管內今年夏澇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雨頗久間有蟲螟去處近者祈禱兼旬雖得雨終未霽霈竊慮境內未必中熟所有十萬之數斷然難以登足契勘本州嘉定十四十五年科糶米尙有一十三萬餘石占坐兩倉敖眼內十四年米見準省劄起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上供米綱舟楫艱得是致猝難裝發今年和糶尙未有敖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裁減米數行下招糶伏候指揮

一近承轉運司公文準省劄委和糶米七萬石契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尙懼不辦除乞裁減外竊慮

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內收糴。兩處爭糴。則價直愈高。辦集愈難。兼慮民間積貯一空。來歲春夏之交。不無艱食之患。尤非細事。欲乞劄下轉運司。免就本州境內和糴。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申尙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尙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具數申州司。遂差人趕回所賣度牒官吏楊禮等。將變賣到度牒官會。回州交納。未到間。再準行下。催促糴足元數數目。本州遂申照得昨準省劄。給降度牒一百五十道。計官會一十二萬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十九萬道。和糴米石。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場。節次糴到米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計官會三貫七百五十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申尙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再糴到客米。並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是稀少。蓋緣去歲夏澇。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處。又因湖北水傷。多有般販出境。米價日見騰踊。細民困於貴糴。外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卽行住糴。緣未糴之數尙多。深恐有誤朝廷指準。遂權於秋稅米內。撥到米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米。通計五萬六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椿管廣積永豐兩倉。聽候朝廷行下起發。卻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成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具出豁帳狀供申外。申省照會。

申尙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五十道。每道作八百貫變賣。仰日下差人前來請領。州司再申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某檢會本州。自嘉定十一年。

蒙朝廷給降度牒。以爲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度牒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訴盈庭。愁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今既準朝廷指揮。再行下和糴。不許科抑。儻某不能奉行。則罪大矣。已卽行下諸縣。住罷科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之民。使知朝廷存恤之意。近者。臣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減剋。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已供申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別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民旅投糴。卽與科配上戶。事體不同。只可純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科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實難以變轉。謹具申尙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度牒事。因速賜指揮。

小貼子

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產稅岑寂已甚。雖名大利。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兼自嘉定十一年以來。逐歲敷抑度牒。勒令納米。其數已不可勝計。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非一。蓋有一二年敷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戶旣不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敷。委是無所措手。近準朝廷旨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起發和糴米綱水腳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免令差去官成忠郎傅重榮。就都城變轉。回州起綱。可見其術已窮。它無擘劃。伏乞鈞慈。詳察事理。特與全支官會發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戶寺觀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潭之爲郡。負嶽瀕湖。山川秀異。神物之所窟宅。故南嶽大瀉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致禱頗難。求其密邇城闔。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息山在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潭上舊有龍神祠。其水清澈。四時旱潦。未嘗盈涸。按之圖志。以爲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後人鑄銅筭。洩水入城。而匯于湘。筭水湧至。則必雨。歲旱。或壇而禱焉。五代晉時。有王真人錫者。以桂陽牙校。至長沙。適值大疫。乃入息山。取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則知茲山之潭。有龍居之久矣。乾道戊子。帥臣尙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竟莫知其底止。爾後本州每遇雨暘。稍愆。隨禱輒應。今年仲夏。守臣真某。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爲禱。且與神約。卽雨。則繕其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旣如約矣。乃仲秋癸巳。又以旱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歃血。復與神約。卽雨。則請爵號于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槁苗復蘇。迄成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於此者。如南嶽大瀉等山龍潭。皆已蒙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昭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號未放。儻不以事實有請于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邦人之望。而昔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答神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路州縣境內。有嶽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惠利及民。靈跡顯著者。保明奏聞。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奏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躋神之榮。而徼福於潭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勅。賜靈澤廟爲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敬宣詔旨。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疎。入

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慚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大苛。而蠻琛罕至。澇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爲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嗷嗷乎鞭扑之苦。盼盼焉帆檣之來。凡慈數端。尤爲深病。願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旨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己。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邃職以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答隆知。廉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蒲徹警。幸臻千里之安。道責已優。叨榮實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桴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析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披靡。卒爲游釜之魚。迄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效非循吏。敢期漢璽之褒。名在大夫。俾晉唐階之峻。退循非據。眞獲終辭。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照無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柄。願雖駑怯。敢昧激昂。受賞無名。媿貽譏於鵜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大行皇帝遺誥。臣謹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祇拜。宣示卽時舉哀成服者。斧辰

天臨。正仰垂裳之治。變輿晏出。遽傳憑几之言。臣某誠哀誠隕。頓首頓首。伏以。大行皇帝。寅畏事天。寬仁得衆。雕題之南。窮髮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在東。鼗鼓在西。迺朝儀之頓異。風雲變色。海宇摧心。恭惟皇太后。月遡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三載之艱難。付託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追懷叡訓。宜軫聖情。然受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昆崙西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賴關雎之化。願寬悲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卽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恭覩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夙當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薄海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姿異稟。實鍾禹會之山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瓌旒之睟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寅御丕圖。式遵慈訓。願炎運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職方故境之歸。殆將萬里。珍重豈惟於奉璧。憂危諒甚於涉淵。雖休勿休。深謹時幾之敕。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猥玷節塵。幸宜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日就月將。願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某。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初。卽值亢旱。繼以蜚蝗。朝夕兢惕。如坐鸞炭。顧念監司之職。在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朝廷寬卹事件。無不卽目奉行。而民間疾苦。有當爬梳者。亦不敢不盡其力。欲以少答清朝臨遣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咎。蠲省征税。未嘗過當。或者遽謂州縣不可爲。督察荒

政未嘗過嚴。或者遽謂臺郡不相卹。今欲一切蓄縮。無所展布。則職業廢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求其是。則違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兼從祈禱以來。驟得眩暈之疾。坐立稍久。卽欲僵仆。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彊力者。不足以任救荒之責。如某鶩庸。重以疾疢。誠恐上孤隆委。下誤民生。用敢伸籲天朝。乞垂矜察。俾解漕職。畀以祠官。它時或有使令。願效糜捐。以報恩施。奉聖旨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俾守臣之弗逮。苟得其人。則攸助爲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倅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判永州軍州事魏泌。則皆所謂能爲郡政之助者。國均實淳熙名臣大經之孫。世美相承。家法不墜。自其宰奉新。倅建寧。皆有聲績可紀。立朝未幾。復爲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悉心裨贊。臣甚賴之。泌實紹興名臣。砥之後。家學既有源流。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不錄錄。前宰雩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水。兩遇闕守。泌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人之材。皆足以剴煩劇而立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設。伏望聖慈。特加獎擢。以爲一路之勸。異時所立。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攷之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俟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

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

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溫。材猷閎敏。常宰劇邑。政譽藹然。江右諸司。皆嘗稱薦。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具能言之。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老游幙府。人歎其淹。承議郎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寬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人安其政。通直郎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之。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涖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奉議郎知道州寧遠縣事黃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其到邑。一意爲民。當官而行。不畏彊禦。修職郎永州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服。及爲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郎前永州推官趙涯。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在甲科。及爲幙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林郎全州清湘縣令董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流。臨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林郎衡州安仁縣丞翟探。忠勳之門。儒學自奮。文采甚蔚。識慮尤長。從政郎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端良。辭華敏贍。居官勤恪。有志及民。修職郎潭州湘鄉縣主簿田居正。稟資篤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心。務爲有用之學。修職郎潭州湘潭縣主簿胡湍。器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任之初。勤於民事。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長。各有可稱。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爲清時之用者。儻不如所舉。臣甘坐妄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徭雜處。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歡心。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靳小費。使軍情動搖。幾至激變。其能任綏御之責乎。謹按朝請郎知武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它過。徒以昨守信州之日。有黥吏李安世者。頗得其意。及來武岡。復挈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衙兵六局之事。怙勢作威。鞭扑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霖等言。回糴軍糧。虧損時直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缺望。當廳執覆。語言喧悖。相率出城。羣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倉皇無措。託疾送印次官。幸僉判葉莫躬親安慰。衆方稍定。臣得莫初一日所申。卽行下委莫權管軍事。諭諸卒還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司究治。旣又得莫初五日所申。諸卒雖已還營。尙操兵未釋。臣復行下榜示。各與免罪。及將衣糧等。照久例支給。若有冤抑。許詣臣陳訴。榜到之日。軍情或須帖息。遵爲守將。舉措乖宜。致此紛擾。焉能無罪。欲望聖慈。將遵罷免。或畀祠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早獲安堵。不至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卽飛申朝廷。乞賜指揮行下。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頗亟。用敢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任。聽候朝廷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兵。護送出境。榜示軍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

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陛下。以寶曆紀元之歲。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之心也。詔下以來。中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矣。而臣猥玷近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願今衆論之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宓、徐僑、危稹輩。臣入對之初。與供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朝。丐從細免。儻終無以塞明詔。則其罪滋大。伏念當今賢能才識之士。不爲無人。其沉下僚。困選調者。未易以悉舉。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而濡滯不振者。疏其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朝廷之實用。而不爲空言。謹開具于左。

一。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傅壘實。寶文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迓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奉祠。改授臨漳。甘濡久次。伯成舊爲漳守。有惠政。壘能循父之轍。一意拊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郡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尙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於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沉酣於簡冊。涵養益粹。殆未易量。久於奉祠。頗鬱公議。

一。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朝。數有論奏。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壘。粗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

真西山文集 卷十七

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爲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熹以爲說得極好。明命只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覩。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卽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須臾之間不

著意照管。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卻不照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慢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雖一念不可不顧。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爲。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諟之語。人君豈可少忘。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工夫。臣願自佩服斯言始。蓋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陛下身心底道理。臣願深留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已盡之矣。後來武王作盟。繫銘與其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武王之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自警。每如此。願陛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淺。

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

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常使光明皎潔。始得陛下昨爲權臣所蔽。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免又

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學問而戒游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爲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第。不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尙或得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所以示此警戒。陛下於此。何可不深自脩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己德常新。修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新。有漸致之理矣。願陛下深留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爲正心脩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其在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事。

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陛下於宸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爲之記，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彊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己，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顯政，務爲蒙蔽，恐陛下未能一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爲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正者，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故臣惓惓欲陛下以格物致知爲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

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卽乞再三詰難。必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覆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羣臣之進見對敷。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摠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陛下曲留聖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卽是物格。進得十分。卽是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概。則祖宗境土。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爲。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陛下已知前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爲。又只是見得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講求策畫。申儆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勢可一定。奮然必爲。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盡。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爲無用。俗吏言事而不

及理其弊爲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爲無弊也。惟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多。未卽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音慊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本非真欲爲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爲善者。純於爲己。故好善則如好好色。非爲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惡臭。非爲人而惡也。蓋必力於爲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己之心快且足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者。常

人爲善。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尙或知勉。至處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卽所謂自欺也。自

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爲入德之門。故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

其獨也。末章又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

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相傳。莫要於此。詩

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者。雖無厭倦之意。亦常

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已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爲有穆穆天子之容。其在宮中。

則湛于酒色。同。湛與耽。委政外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

之史冊。卒不可揜。由其昧於謹獨故也。惟陛下以文王爲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羣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欲。無足爲聖明道者。亦願眠以爲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文嘗聞朱熹之說。以爲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爲最難。故熹以關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爲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蒙敝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爲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文嘗恭聞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脗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有五爾。而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有

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爲甚大故也。臣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胸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以常正而不偏，其於脩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脩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敖惰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諭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往往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爲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惠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前日進讀此章，蒙玉音有槁木死灰之間，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陛下

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學者多認爲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己有善。亦欲人如我之有善。己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又論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己及人之謂。舊說如心爲恕。其義卻通。彼以寬厚闊略爲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爲人君者。要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疎呂后。以致後日人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爲精切。蓋齊戒明潔。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

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敬而已矣。內外動靜，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齋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中，操存省察章，惟聖明其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爲懷諸侯之首。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舜之後於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敍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爲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顏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爲安泰也。今功臣之後，襲

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成帝感其言，於是復紹蕭何之世，迄於哀平，又增曹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爲美事。漢祚中微，光武紹起，復享國者二百餘年，是亦仁厚之報也。唐李懷光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前功，爲之立後，當時諸將莫不感歎。本朝故事，每大赦令，輒求昭憲太后子孫，或及趙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爲具文，而中興以後，功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事方興之時，謂宜訪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也。殊絕尤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推而及之，以贊陛下矜恤之仁。云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不祀者，欲陛下訪問而

爲之立後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秦爲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惡也。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二十七日。

大學絜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何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爲人之子，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欲。及其爲父，乃不慈其子，爲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不敢怒，亦非所樂。及其爲兄，乃不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恕也。士大夫未仕爲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以己度人之謂也。我之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所謂絜矩也。凡爲人者，皆所當然，而爲人上者，尤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用之如泥沙，已欲紛奢，而剝民之肌膚，腴民之膏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爲人君者，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民之饑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繆，以此心推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齊而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卽謂絜矩之道。臣竊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垂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饑凍切膚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願陛下以惻怛之心，施惠卹之政，雖其仁未

能徧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挾纊之温。是亦仁術也。臣於衍義。察民情之篇。引采薇七月等詩。敷陳頗悉。惟燕閒賜覽。仍推而行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

圉大夫。楚

定公饗之。

定公。晉君。

趙簡子鳴玉以相。

簡子名鞅。晉大夫也。

問於王孫圉曰。

楚之白珩猶在乎也。

珩。佩玉。

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者。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

何寶焉。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齊。齊威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

之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溺意貨寶。山

東玉器。搜挾無遺。使者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陛下收拾。以備國家之用。其味

於此。亦已甚哉。因奏。願陛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史臣稱帝定禍。

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珪魏徵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李勣封英李靖封衛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實能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史稱其妬賢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謂實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元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知大臣之賢否者。惟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焉之家六。蓋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爲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牒爲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爲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爲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云云。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勢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它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鬻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惟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失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苦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兼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此言。蓋與大學同指。故略爲陛下陳之。夫所謂居君子之位。而爲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司。而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陛下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莫之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則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利。華歆陳羣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壓。如莽操之所爲。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

篇嚴義利之辨。豈虛也哉。惟明主在上。思有以返之。則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爲至。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爲先皇之子。不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蹠曲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爲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它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卻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奏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餘本文讀至章末。奏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

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間洪範。問丹書。卽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羣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卽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大學必以知爲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明白。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爲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聖意有所未諭。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汎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索。豈得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聖顏。大覺和悅。旣畢。忽蒙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日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寫別本。然後可讀。卽以未辦爲對。上曰。已在此矣。卽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二帙在前。某卽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勅旨。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

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竣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雖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坐賜茶畢。上曰。外路會價。尙未能登。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則賤。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見本末。其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情疑惑不行。廟堂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於徒流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貶斥。終無效驗。數年之後。朝廷厭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卻一歲增於一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臣方欲具劄子。乞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討論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有小策。欲獻廟堂。不敢以瀆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爲言者。初不可施行。幸陛下垂念。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敘謝。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上曰。虜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頗紛紛。奏曰。臣卻不聞外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虜人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絕之。或謂宜拘留勿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來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陛下深留聖念。上又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筵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與性說。尙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着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徹。故曰明德。讀卷子到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警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講筵。將尙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上領納。又奏邊事。已見端平廟議申聖語狀。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因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如行都在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婺。固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它。亦不是得所止。自它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蓋理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膚。往往便以未善爲已善。小善爲大善。惟是窮究到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分。不至以下爲高。以淺爲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也。推類云云。云以五者大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也。立如齊。立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聽之所止也。自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

云。仁敬慈信。是言當知所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大抵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修身而已。如此篇所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修身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修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奏云。如陛下日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合克去。此卽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爲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不妄下。凡製物爲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若未切琢。如何磋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旣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學修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旣略說其義。又再讀過曰。願陛下毋忘此語。上曰。此說極是。賜茶畢。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云。在襄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爲講和。其說頗詳。上然之。奏云。朝見一節。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來商量。待從吉後。引見李奏。虜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必然都去。其情叵測。奏云。此臣所謂鷲鳥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筵進讀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奏云。人之爲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

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卽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爲孝。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爲孝。亦是知未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然承順父母顏色爲難。亦只且就子夏欠處說。未是孝之極。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下之理。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曰知至。皆是要到窮極至處。上曰極是。又讀卷子。至晉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須理會著實道理。不要談空說妙。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進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卽進讀。願陛下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進。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卷子用兵之舉。只爲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爲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敷陳之間。語頗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懣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奏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如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少間與物

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理。邪。發於私欲。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欲。則不可。人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爲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上深以爲然。喜見玉色。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提起曰。衛莊公疎賢配而親嬖人。唐明皇遠正后而昵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願陛下深以二君爲鑑。上亦無忤色。退而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明鑑止。賜茶畢。上問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財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撙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陛下諭大臣。速如所請施行。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軍籍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曾及此。陛下已諾之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卻委總領。或它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爲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因上虛籍。擢爲觀察使事。奏云。須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臣已嘗以此白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省虛費。上又云。近來旣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用。奏云。生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再及撙節事。奏云。若欲撙節費用。須陛下力行節儉。以爲羣臣之倡。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經章。奏云。近見李壘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補。陛下必嘗反復觀之。上曰。朕亦嘗反復。又至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真之大臣之位矣。因及趙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汝愚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奏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情可測而知。爲之母者。以己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卽千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卻旋去學治國也。故曰。云云。又讀至卷子。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奏云。臣適舉似此語。與李大同。大同以爲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甚有理。非臣所及。乞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上顧李令說。李遂云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是活物。如何可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兄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臣卻是假合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人爲強。軋使然。李復云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處。奏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相。皆自此出。以爲槁木死灰可乎。上意喜甚。玉齒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已錄在卷下賜茶畢。李正言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舒緩。天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爲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旣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臣時猶在泉南。聳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逃憲網。上下觀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無告愬。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以常

燠之罰。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爲造化。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不可偏。願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絜矩章卷子。至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一段。奏云。臣猶記紹熙年間。所在公私充裕。民物熙熙。迨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頃年以來。民人愁歎。盜賊蠡起。皆由權臣大開賄賂之門。爲監司郡守者。極意培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爲將帥者。亦極意培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它。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願陛下俯留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云。因引蘇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上喜曰。此兩可說得好。讀畢。賜茶。上問曰。曾見丞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上曰。論虜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劄子。昨同李直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韃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何禮。上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相卻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上曰。近方檢得乾道某年。引見蕭鷗已例。奏云。既有故事。尤善。上問。徐僑以爲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老儒。惓惓憂國。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朝廷行事。最不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利害非

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大略言韃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恃此緩於修備。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神宗留意邊事。每夜御燈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道之詩曰夜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算。但味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願陛下視以爲法。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尙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朝見且詆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日十三日。蒙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韃使朝見事。臣等竊惟韃之情僞。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以禮接之。似未爲過。但邊備自此愈當嚴飭。丞相篇末已極詳盡。願陛下加意力行。庶幾有備無患。寫畢。徐常卿僑不肯書名。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上問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適當處。無過不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欲退。上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橫絕。蓋奏事在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上曰不妨。奏云。適讀劄子。蒙聖諭嘉獎。容臣拜謝。遂降階謝。由西階上。就坐。上曰。近觀卿所上論壽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同意。又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事體與未親

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爲貴。不以贊美爲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力行。乃可。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臣下任責者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長。如善治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陛下詳酌施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曰。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詞臣。惟臣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如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處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不敢不盡其愚。區區之見。王檝之言。斷不可輕信。歲幣亦未可輕予。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爲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末學不足當此。然旣蒙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爲朝廷網羅實學之士。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之類。不可不革。又宜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留者三。旣歸私居。良久。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某得旨。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次日上謝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御札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於今七閏。念宗社纘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宮庭蠶瀆之微。如對上帝。矧當禮祀。尤極嚴恭。邇更中外之多虞。益顯高明之垂右。銷旱蝗之孽。侵格豐年。洗戈甲之腥。溢爲和氣。旣訖小康之效。盍崇大報之儀。況嘗游饗於堂筵。茲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筴而迎日至。又且奉瑄而見雲陽。爲百姓以祈。敢云專鄉。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戒先期。亶孚羣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於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特守之甚艱。而上帝監於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兢業。罔敢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一日必謹。五年於茲。幸昭受於天休。獲鞏安於國步。昔羽檄交馳之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食垂罄之民。今有京坻之充積。豈緊涼德。憂底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薦屢修於重屋。而縟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祇率舊典。奉幣而歛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侑

二祖樂備園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匏。罷周張於黼黻。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盡內心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官祈福之私。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翼六出。既先事以應期。麗日重光。復彌旬而開霽。雖迄熙成之禮。愈勤祗栗之思。緬懷慶曆之郊禋。恭味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地。而懼深切。席已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爲可法。矧如菲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尙德以緩刑。其誕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獨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乃困窮之惠。惟內之羣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拯溺之念。推德意以達於下。諏疾苦以告於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參師傅之重。厥有明命。告於羣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瓌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先正名臣之風。其踐政涂。非羣議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席。翊萬機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虛。協風揚從律之龢。搢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閣。敬諧之老。久宣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於滯南。諒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勳。學士象四時。仍延

恩之遂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歸班。珍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夙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籍謀猷之益。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往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頒制冊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業履端醇。逮事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光考。誼均同氣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之舊。辨儀參宰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至道朝元之故事。顧瞻羣彥。紛鵷鷺以充庭。有偉宗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乃節制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星之躔。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邃。雅量沖和。早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慕辟強之節。清靜自娛。以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晉水。振振信厚。蹈承平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彰洊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鋪鴻藻而伸景鑠。誕舉邦彝。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絺冕篆車。俾政參於寅。

亮珍臺閒館。仍自適於燕頤。增衍真畚。併昭茂渥。於戲。太宗維翰。朕欲致本支之強。三孤弼予。爾尙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君寵思危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成緝典。迺眷股肱之良弼。夙殫羽翼之深功。其敷渙恩。以詔羣辟。具官吏彌遠。寬閔而縝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持橐於甘泉。卽橫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浮雲而開泰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基。乃登籌帷。乃穆台宰。進則謀謨黃閣。以燮諧萬化之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之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中鉉。義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勸。用晉文階之峻。申陪并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重輪。旣丕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摠閔韞。庸副殊知。可特授。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朕蚤建儲闈。聿修冊禮。黃麾設伏。眡元會之盛儀。鱗篋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康。旣閱宗祏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二。肆命數之兼崇。揚於大廷。告爾多士。具官楊次山。耆明而肅艾。簡靜而裕和。早奮右庠。旁貫九流之蘊奧。晚聯左戚。蔚爲四姓之儀刑。自膺齊旄繡袞之華。久遂閒館珍臺之佚。位參將相。行無改於布章。名在族媼。身弗留於輦轂。得遠執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

攬於政機。願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宣離明繼照之象。尤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邦家切慶。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畫滌水之陽。封疆特大。亶爲異渥。復掩前聞。於戲。若古訓言位祿匪期於驕侈。維大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竇君退遜之節。勉肩忠藎。思保寵榮。庶無後艱。水有終譽。可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係前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覩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爲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其賢德。夙簡聖心。故因鉅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草制。亦能推明陛下所爲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爲外家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止。夸奢益爲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爲史冊之光。臣愚竊謂二人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鑒也。夫倚伏無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贊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豫慮。伏惟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追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陛下裁赦。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乞睿照。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旰食。朝夕惕念。治攬萬機。而兢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於艱
疚之中。素冠纓纓。既畢禮經之制。赤鳥几几。庸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莊
重。宏毅而粹溫。勤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當羣枉之橫流。伐孤忠而首奮。不爲
禍福之慮。獨陳社稷之言。掃祲莠於太微。乾端澄肅。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
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
折衝銷萌之略。雖閔騫至孝。欲畢三年之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巖廊。
兼摠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非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
諶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爲。爾尙輔予之不逮。四事
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勉行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
父。扞我皇家。其頒贊書。以竦羣聽。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夏震。性資樸重。風概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勳於盟府。執戈衛社。闕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
若鷹鷂之擊。心惟享上。諠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扈徼道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
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之使領。豈云假寵。於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

無越六旄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醜。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忽需章之亟上。若時虓將。厥有駿功。茲析解於殿巖。肆進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於治朝。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顯。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秉中權。自廉車而陞留務。久總凝嚴之護。甫顯節制之雄。而受寵若驚。以疾來諗。念將冀呂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爾勞。建漢將之鼓旗。俾仍其舊。昨之侯爵。豐厥圭畚。於戲。垂車而傳子孫。雖已從於閒適。闔門而養威重。猶可備於諮謀。尙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冊命制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阜陵之近屬。存者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蔚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於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閎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

府富貴無矜麥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渴儀刑。每塵朝夕。龍旂弧韜。尙庶幾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云胡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尙體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瓌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周任。妣之德。終古難忘。顧中興陰馬之家。舊人無幾。獨餘一老。久列三孤。遞謝事以言歸。爲披章而太息。敷時顯冊。告爾庶工。具官吳瓌。逮事高皇。馮休憲聖。以位則絕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守謙而全己。維大皇之盛烈。有大造於我家。慈惠宅心。端母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內擅於三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耄。猶朕志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渥。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申錫新畚。於戲。老成國之蕃龜。懿戚予之肺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尙保垂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諸侯。無越上公之重。睠予鼎輔。久翊震宮。若時祖宗謨訓之書。尤賴朝夕講論之力。旣聿新於令德。宜優答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亶衆。具官吏彌遠。直方以大明。

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丕昭永世之烈。而伊陟格於上帝。克篤前人之休。自入侍於甘泉。卽從游於資。善收威柄而尊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議。暨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莫若參稽於成憲。繇藝祖而至真廟。源流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於中。猶列聖實臨其上。屬周厥帙。爰獎爾勞。迺屢形考父之恭。期必遂范宣之遜。勉賤階品。僅衍賦輿。踵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勳。而呂氏之申韓氏之儀。我宋以爲盛事。載啟新渥。增煥舊聞。於戲。父子登庸。旣萃一門之美。君臣相勅。當圖千歲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之匪易。尙懋播菑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制

朕遵列聖之撫。厚同姓之禮。雖雍容朝謁。未嘗貴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法從。時乃宗英。其分陝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伯禽之政。遽茲告老。寧不疚懷。明敷贊書。丕聳羣聽。具官趙希懌。出藝祖神明之胄。擢阜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而有任重之器。言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璿源屬籍之親。守圭竇。懼儒之行。自綰楚東之印。迨持江右之麾。惻惻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蓋公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嘯之樂。可忘臥理之勞。迺貢誠忱。願從閒燕。進班奎殿。賦祿珍臺。曾詔墨之未乾。已囊封之狎至。覽觀太息。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臧。詎意斯人而斯疾。其膺元戎十乘之拜。併眠上公九命之儀。以賁菟裘之歸。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間出之賢。非獨填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室。倚枝榦之彊。顧中道以退休。拊予衷而增慨。尙其沖嗇。

對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睠懷西土之功臣。雖軍國異容。莫與執籙之列。而戎祀太事。盍均授脈之恩。渙是明綸。孚於衆聽。具官王喜。性資栗銳。風概沈雄。窺玉帳之奇。蚤研窮於機略。扼銅梁之阻。晚震懾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常之載。久摠戎於順政。旋易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譚愒暇。居然折千里之衝。屬予拜况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闔。用荒采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爲尊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爲撫士之方。益懋勳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文。展園立之祀。敢言非德。足膺皇皇后帝之歆。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相。迺睠龍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詔恩。以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溫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自我先皇。俾從游於朱邸。迨予初載。久司謁於彤闈。當眷知未憖之時。抗廉靖無求之節。齋壇煥寵。恍閱周星。祠館清心。澹如一日。視勢權若將浼己。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祇薦於明禋。俾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旣多。豈南陽之故人。疏封可後。其因舊履。更啓新畬。以廣欽柴之釐。以旌伐木之助。於戲。賜爵於廟。王者之至公。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誼。往堅素履。式對鴻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皇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婁獲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

潤。迺御齋輅。迺升嘉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十國。疇表偈於周盟。有偉耆英。實參薦獻。其
盼贊冊。以告昕廷。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黃流玉瓚。挹之而有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
驕倨貴游之習。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驛旄。久安珍館。雖疏北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祏之
祠。歷祿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茲祀。嘉乃同寅。其進眡於孤
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以伸沖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以承
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尙惟哲艾。毋俟訓
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天水
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儀。肆園丘之祀。鳴鑾夙駕。喜景氣之曠暝。奠璧宵昇。仰月星之明概。靈娛來格。熙事備
成。惟泰元尊。旣授漢皇之策。賜伯舅胙。宜均周室之恩。其頒贊書。以穆師聽。具官吳琰。馮休四姓。際遇三
朝。遠勢避權。蚤踐樊陰之躅。頤神養素。晚師黃老之言。飭躬期媿。於前修。教子蔚爲於時用。比展宗祊之
謁。永懷祖后之慈。瞻長信之宮。尙存遺範。訪渭陽之里。今鮮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葳祠於八陛。賴
留衛於九重。載嘉忠勤。宜厚寵秩。參華孤棘之貴。衍食轅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命之頌。
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尙鑒古今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孚于休。諒惟老成。毋
俟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廣陵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册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參扶國棟。念昔仁祖。獨優荆邸之賢。若時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爲其近親。迺瞻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册。以諗臣工。具官師揆。挺信厚之姿。蘊醇明之度。風流紹其世美。標望冠於宗盟。爵爲真王。位列孤傅。年高七袞。德齒皆謂達尊。身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初之四主。最爲稱首。念典刑之足尙。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尙綏眉壽。式對龍光。可。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勅門下。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怵而爲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承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惕若興懷。爲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

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在昔乾道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盡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卽爲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卽安尙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庸副朕心其楚州衡郴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我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龐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枋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爲僞忠亮鯁切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以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詎誖行闢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大比爾多士其各抒所韞試於有司賢書來上朕將親策於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以副招徠之意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自而前者至徠忠規六十四字爲參
政婁機貼去重改今但存初本

答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辭免除戶部尙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詔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於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爲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爲眞常伯，豈直以是爲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願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尙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爲名臣。願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清，故使與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緊爾世官，其以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願誠餘事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尙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美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

與其贊貳司戎。尙有簿書之責。孰若優繇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於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况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於鄉里。孰若優繇在列。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乞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略。擢從環列。寄以腹心。留務之秩。亞於節旄。巖陞之權。冠於宿衛。待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報朕哉。惟恭勤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足以齊師律。則卿不慚於居寵。朕無愧於知人。若夫慮忤物之招尤。思引年而就佚。此人臣包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勉承眷倚。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舜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臯。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誹而不懼。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尙壯而懷歸。政

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彊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愜。難於勉從。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既盡。雖穿縞有所不能。驚馬之力已疲。惟聞征則以爲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於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詒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尙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慮。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彩。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忍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尙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尙書曾喚辭免除吏部尙
書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非它卿比也。若稽古神祖。俶定官制。爲一王

法。天官常伯。位敍尤高。迄於元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於今三年。眞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哉。卿方嚴簡重。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爲邇臣之表。間以大司寇兼筦銓衡。鑒裁之公。達於朕聽。予維寵嘉之。卽命爲眞。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靳去之堅。懼有圖遷之誚。夫引疾以旬閒。卿志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體朕惓惓之心乎。亟其祇欽。毋遏朕命。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之略。誠節昭著。勳庸赫然。久欲遄山甫之歸。重拂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祕殿而加大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睠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邪。勉循已定之規。懋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懷葛亮之愛。而夷俗畏德裕之威。豈不韙哉。所辭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虐民苟相安。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

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閻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奉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告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於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爲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醖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歎然宗之。高臥十年。肯爲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爲。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况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放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

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臻於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爲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厪婁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存於隻影。覲顏在列。歸夢無形。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

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遇乞畀一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牧人御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迺者盜發所臨。聲搖旁郡。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之柄。以馭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且圖之。何疑上章。欲賦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歎尙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久勞念佚。他人可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尙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間。而卿遽求自佚。可虜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願詹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釋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旣爲朕來矣。

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承宗廟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於東宮。粵二年秋。躬卽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虞。衣冠在廷。洋然和氣。克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愧祖宗付託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贊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夙簡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底於光明。密決大計。以安天下。遂繇賓傅。升亞維師。教論德成。旣顯且久。未有丞相若者。第進一官。姑循故實。顧朕意猶以爲慊。而卿欲辭之。得乎。亟祇渙恩。毋遏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建儲闈。宗祀之前。舉行冊禮。宏休懿鑠。照映

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後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錄。謂典章何傳不云。虞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祇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喚辭免以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宮官吏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建我元子於青宮。屬卿來歸。寘在詹省。以方嚴龢裕之德。翼恭敬溫文之美。今三載矣。冊禮告成。恩徧寮案。豈以端尹之重而可遺乎。卿其祇服徽章。益思所以輔吾子。固萬世磐石之基。是惟朕屬任之意。控詞雖力。義不可從。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祕書監戴溪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橫帙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既升儲。徧歷宮案。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啓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思所以表厲而未皇也。禮成增秩。亦繼其常。何必撝謙。晉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皇太子受冊畢本宮官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古之論教太子者。必以選左右爲急。朕既參稽古誼。正少陽之位。又擇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惟卿以淵源純粹之學。服在茲選。實能以正言正行。啓迪儲德。國本彌固。卿之力與爲多焉。典冊崇成。例俾增秩。雖名節自礪。豈有望賜之心。然功庸不報。亦非待賢之誼。往承朕命。毋煩固辭。所辭宜不允。來奏云。辱在近臣。當存體國之誼。敢同羣吏。俱懷望賜之心。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褒德錄賢。不以新舊殊其禮。論功行賞。不以中外二其心。卿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捐身關策。力裨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決建儲之大議。暨陟疑丞之任。首參賓友之聯。正事正言。效見聞而無隱。重暉重潤。資啓沃以居多。屬時典冊之告成。載念勳勞之當紀。豈其居外。而可遐遺。第晉文階。式昭眷意。毋徇謙撝之素。亟推渙渥之承。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親祀南郊熙事備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俱以近臣宣勞藩閩各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昔周天子有事于先王。於齊則賜之胙。於魯則歸之脤。豈非股肱王室之重。則當同其福祿之休。日朕禋典告成。均慶中外。維西有蜀。維南有楚。皆以近弼。作予元侯。勳名爛然。並著竹帛。予維寵嘉之。壬子制書。命進崇秩。亦周褒齊魯之意也。今卿抗章不拜。顧以天道虧盈爲言。夫五服五章。以待有德。雖云朕命。實本天心。朕固匪出於私。卿尙何辭之有。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自更化以來。分命邇臣。付以藩閫。俾之拊循兵民。填奠疆場。戎干載戢。稽實用成。庶幾無外顧之憂矣。於是挖嘉壇。秩元祀。典禮具飭。神人允諧。願惟屏翰之勞。奚止駿奔之比。此優隆之典。所以獨施於吾重臣也。今邊候底寧。民物孔庶。卿其益務綏靖。以稱朕心。命數之蕃。方自茲始。曾是一秩。而可辭。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中大夫權禮部尙書兼侍讀章穎乞許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留落不偶。而終其身者。有投閒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之開塞。率於是焉。占之。朕丕承祖宗。崇尚讜直。凡自初元以來。繇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蹇蹇匪躬。名在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既來歸。寔在經幄。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間由貳卿。進攝宗伯。鳴珮澤笏。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元諫爭之臣。嘗拙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頽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咈吾意。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感疾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昔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彊輔太子。朝有華髮之良。國之福也。豈以晦明風雨之不常。而輕聽其去哉。已詔有司。予卿朝謁之告。卿其顓精神。近醫藥。以自輔。歸榮之請。朕未欲聞。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十日。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况茅土之封。自元豐命曹佾之後。施諸后族。越不過六七人。今朕因青宮冊禮之成。既擢卿於亞保之位。又以累朝待元舅者。待卿可謂不世之榮。殊常之遇矣。非卿老成靜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爲私寵乎。往祇朕恩。圖所以稱此者。循牆之避。宜略常文。所辭宜不允。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東都。有賢戚曰陰識。以椒房同氣之重。而能謙沖自處。爲世祖所嘉尚。每指之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今朕有卿。亦猶是也。儲閔受冊。推恩外家。顧惟親賢。疇出卿右。三孤之拜。王社之封。所以褒表耆德。爲戚里勸也。朕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潭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辭免皇太子受冊了畢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嘗閱東都之史。見明德焉。后撫育儲嗣之功。著在簡策。焜耀來世。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也。粵子元子。蚤正春宮。保惠扶持。備殫勞悴。皆至哉坤元之力。其眡漢事。尤有光焉。典冊告成。疏恩外屬。惟卿伯仲。夙著賢稱。富貴無自滿之心。忠孝有兼全之節。若時晉務。實亞齋旄。肆繇察廉。並命褒陟。書不云。虛用德彰厥善。朕之寵卿。蓋庶幾虛此。卿其何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蜀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昔蕭望之以諫官補郡吏。不忘雅意之在本朝。呂元膺繇給事守同州。復以讜言而留左右。朕惟宣帝憂民之切。不如憲宗納諫之明。若時近臣。可使輕去。卿以有用之學。不窮之材。冠多士於臨軒之初。踐禁涂於更化之日。其侍經幄。以正道沃朕心。其攝瑣闥。以忠規裨朕聽。方有賴批鱗之直。可遽爲叱馭之行。其安厥官。益勵爾操。使朕無愧元和之主。卿亦有光先漢之臣。何必守藩。乃爲報國。所請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須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廣閭閻惻惻。屢有諫正。又如張酺之在經帷。朕甚嘉之。雖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冊之成。命晉孤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朕心蓋庶幾焉。毋庸固辭。咈我眷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喚乞令謝事歸養沉痾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說有二。或時君信道弗篤。不足與有爲。或同列甚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山全退傅之名。今朕虛己待賢。常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况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爲不重。職居宮尹。寵遇不爲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而傲丘壑。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權輿之譏乎。所請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詔
勅具悉。在昔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社稷之勳。奪哀情於艱疚之初。蠲起復於祥除之日。未聞有請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書而可攷。卿爲碩輔。繫國世臣。以忠純不二之心。奮剛毅必爲之節。力陳至計。正儲闡少海之尊。果蹈危機。安宗廟泰山之固。粵從人望。登拜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久長之策。豈容頃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旣事親而無憾。則義均休戚。在體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庸副教忠之望。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荆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興。被兵爲尤甚。生齒流散。田萊多荒。蓋嘗喟然西顧而歎曰。孰能爲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卿以法從之英。首任闡寄。撫柔遠近。得江漢之心。政聲流聞。朕意以懌。維昭陵圖書之府。邃在西清。俾卿職其間。庸示風勸。往服朕命。益綏吾民。庶無負褒表之意。尙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旣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世秉鈞衡。望隆柱石。以身徇國。昔嘗捐家族而弗辭。移孝而忠。今可執親喪而爲解。矧歲月將臨於祥禫。而哀榮備

極於始終。其在卿心。夫復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旰之憂。朕方喟然。思與濟此。尙念倚毗之切。勉恢康
父之圖。庶允答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年齒衰老疾病易生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爲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從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宣力之勞。
何爲上章。欲致厥事。昔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年雖高。未至於是其
思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己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半月。來奏云。有不堪奔走之言。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工部尙書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勅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茲多事之際。當以盡
瘁爲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皇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斯。進則啓沃朕前。退
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足悅親。尙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朝之舊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道揆權。法守故能。脗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名。故能深
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蚤踐朝行。久勤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平可以酌律。令之重
輕。惟學博可以訂古今之訟革。茲焉申命。亶謂得人。勉終已試之功。毋以不能爲解。所辭宜不允。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葉時乞昇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前日守將屢易之弊。至於居官數月輒遷。有新故更代之煩。而失上下相安之美。朕甚厭之。故嘗深念。縱未能復唐虞九載之制。獨不可因任賜書。如神爵五鳳間。庠卿性資粹明。學問淵博。頃勞瀆從。出鎮全閩。以忠厚及物之心。施平易近民之政。曾未期年。遠近愛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卿既庶幾乎此矣。顧不少留。以綏朕赤子。可虘。勉安厥官。毋拂朕指。所請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統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帥之臣。克自祇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人哉。蓋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也。卿拔自我行。久董師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淮。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旅力方剛。精神尙強。當勉未爲之勳業。益思無負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尙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月正元日。眡羣臣朝。當三陽彙進之時。惕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然則老成耆德之彥。其可使之輕去也哉。卿質直敢言。清脩有守。方資雅望。以重本朝。矧蹇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始壯。尙其祇服。毋替告猷。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州府劉甲乞許納祿退安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元祐忠賢之世。鮮或有聞。西州人物之宗。今其餘幾。卿洪毅有守。篤實不欺。器能適用於閒

暇之時。風節自持於變故之日。頃繇南鄭。易殿東川。甫及期年。稔聞報政。鄉閭非遠。初何殊畫繡之榮。精力尙彊。毋遽羨安車之樂。勉綏民瘼。庸副朕懷。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爲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之彥。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弭未形之患。收無競之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特。迺者。總戎外闡。風采隱然。暨登樞庭。備罄忠藎。今雖潢池之警。蕩滌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而卿遽請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中外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爲去就之謀。勉聽朕言。勿塵再請。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今幸皇靈遠暢。盜賊蕩平。甲兵之問。浸已罕少云云。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西州拳勇之英名。橄朕聽。擁旄仗節。極將帥之榮。必能忘身。乃可報國。今疆場晏然。非有執干戈。援枹鼓之役也。惟公惟廉。以勤撫我士卒。使戎政日肅。武備日修。則優繇折衝。可以忘老。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臣體國之誼。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能斷。自登簪橐。清華之選。卽值干戈。俶擾之虞。屏蔽江淮。蕃宣襄漢。牧人御衆。有寇恂之材。治軍理民。兼武侯之略。

參稽輿論。擢貳樞庭。鎮撫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娛萬務。方觀智識之長。疊覽來章。遽祈去位。豈有能應變於昔者紛紜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茲閒暇之時。舍朕而歸。其義安在。尙念倚毗之切。勉恢經濟之圖。期斯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概念坤維。邈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略有餘。不足以酌酢事變。故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西顧之憂。遽覽來章。首陳故實。反復申繹。爲之憮然。知卿誠悃之深。有如皦日。願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奏劄云。祖宗舊制。不以蜀人爲大帥云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誠於衛上。爲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爲時之良將。旣越衆人而登用。豈容一旦以告歸。矧今師律浸修。戎容載肅。輕裘緩帶。何禦侮之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茲。爲國折衝。蓋無踰老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將軍哉。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勅具悉。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睠言誠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爲說有二。大臣之道。固匪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寬平。若漢之長者。則不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孰謀。繫我元老。其不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略定。中外

向寧。乃若建長策以起治功。護元氣以固國脈。兢兢業業。正在斯時。卿當勉留。力輔不逮。遽求自佚。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巖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皇建極。以恕及人。苟或取一節之長。不暇計平生之素。其爲忠厚。殆過古初。卿曩自周行。躡登要路。方進長西樞之日。蓋與聞北伐之謀。雖不能折王恢首事之非。而粗知守魏絳和戎之利。物論固多於歸咎。公朝寧過於用恩。旣予真祠。復還舊職。與人求備。朕不忍爲。居寵思危。爾當知戒。第堅圖報。焉用控詞。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尙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辭免除禮部尙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朕之就傅也。先皇帝妙簡一時之望。以從我於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漬以經術。蓋無異商宗之學。甘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者。尙復幾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足以格君。清修之行。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國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閭閻惻惻。動寓忠愛。眡前爲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疇已試。卽念爲真。朕於敬故尊賢。庶哉兩得之矣。抗章束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權工部尙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士大夫。有以風節自持。道誼自任。標望屹然。爲人物之冠者。其在清明之世。豈容進用之未至哉。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之學。實似先正。爲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羣枉。澹然自守。士論宗之。

更化來歸。實在禁近。朕心資其啓沃。儲德賴其緝熙。參稽師言。擢掌事典。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薦紳方屬目焉。亟行所知。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職總三銓。文昌爲重。地鄰六傅。端尹爲高。以卿頃佐治官。擅精明之譽。久聯中護。多輔導之功。肆加二命之榮。蓋極一時之選。允諧衆望。焉用牢辭。夫綜敍人材。不在身言。書判之末。緝熙儲德。豈以章句文義爲先。有崔毛之行。然後足以銷浮競之風。有園綺之實。然後足以廣見聞之益。非卿不能任此。非朕不能用卿。亟其祇欽。益究所蘊。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日卿引疾。自言求釋政務。朕嘗以二不可諭卿矣。今曾幾時。復有是請。夫正人治之表也。耆艾民之望也。卿之在朝。屹若山嶽。鎮靜無作。而羣目自瞻。去就之間。其可以易。昔楚丘生有言。使我拔距投石。則固老矣。若深謀遠計。則吾始壯也。以卿之聰明彊力。獨不當以是自許。虜勉爲朕留。毋復言去。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人臣之大節。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靡顧其私。卿被遇祖宗。爲時耆舊。其在潛邸。以三善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言而平黨論。雖屢更於藩屏。每欽佇於儀

刑比趣來歸。訢聞入告。闡溫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洽民心。方懋簡知。遽祈閒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君臣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虧盡瘁之忠。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來奏。胡氏。今以疾亡云云。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璧辭免復元官宮觀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弗忍使之終棄。卿傳家之學。貫乎古今。憂世之心。形於辭色。曩參黜假。屬值多虞。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端返於虜庭。嘗欲挽回於兵燹。謂世讐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茲博參於清議。爰盡洗於丹書。既復文階。仍頒祠廩。以示原情之典。以隆念舊之恩。毋庸控詞。尙克知報。所辭宜不允。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乞許奉祠歸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填臨兩路。出入四年。雖用人之道。勞佚宜均。顧制閫之權。重輕所繫。與其勉從雅志。歸尋故里之安。孰若因任老臣。增長長城之衛。矧卿負材獨異。簡陞特深。父子一門。繼處嚴徐之近侍。弟昆三鎮。雄分魯衛之大邦。恩隆則報稱宜先。任重則倚毗滋厚。尙體朝廷之意。益綏江漢之民。式佇端歸。奚煩忱請。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兵部尙書兼詳定勅令官趙師異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祖武之啓中興。今垂百紀。以宗盟而位常伯。僅止四人。卿韞識通明。負材超卓。屢涉文昌之邇列。有光屬籍之前聞。朕方招籲羣英。作興庶事。耆德之彥。猶多就列。以赴功。同姓之卿。其可便私而去國。尙勉靖共之操。以酬眷遇之恩。何必告歸。乃爲知義。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尙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祿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戴憑。以說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戴逵。守道難進。論者以爲宜備東宮之官。朕惟卿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望。是用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涼菲之質。日親萬機。賴輔弼之臣。共爲一體。每推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丕平。以卿剛毅質直。有古人之風。博厚魁閎。有大臣之度。擢在二府。于今五年。其於貌體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爲。聞之慙然。甚用自愧。矧今外虞雖弭。而元氣未充。多事甫平。而長策當建。迨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水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往思底義。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昔事潛藩。居多忠益。暨登法從。厥有仁言。當重華違豫之時。朕獲以綠車入侍。伊誰抗議。卿實開先。此

其有功國家者一。迨夫權臣竊柄，私意日滋，羣邪翼之，和附如響，而卿獨隄正論，以鈞黨之禁，爲不可與深過衆言，以發策之戇，爲不必問。此其有功士類者二。夫上則效忠於君父，下焉弭禍於縉紳，有臣如斯，朕所嘉賴。文昌帥屬，經幄侍言，正須老成宿望之英，日有直亮多聞之助，舍朕而去，於義可虐。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勅具悉。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陝服，畢公以四時之弼，而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老壯二其心，蓋如此。卿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所繫。茲庸畀卿上流之寄，庶幾寬予一面之憂，謂宜遄驅，乃以疾諗。當時寒而遠役，朕固有惕于中，爲民瘼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認諭，勿重有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畀祠祿或待闕便鄉州郡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卿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鑒裁之公，橫帙儲闈，居多啓沃之助。雖當盛年晉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况進則雍容於禁闈，退焉密勿於親庭，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尙其祗服，勿復言歸，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一

翰林詞草

答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有身佩安危。而不容以家國異視者。曰世臣。曰社稷臣。若商之伊陟巫賢。周之呂伋召虎。世臣也。漢之平勃。唐之狄仁傑。社稷臣也。有一于斯。去就之間。俱不可苟。而況兼之者乎。卿繼世以秉鈞衡。捐身而安宗廟。勳烈茂盛。簡于朕心。可緣似續之私。遽起燕閑之念。惟今百度墮弛。賴卿而浸脩。四方搶攘。賴卿而略定。倘半途而遂。盡俾一簣之終虧。既非朕圖任責成之本心。亦豈卿忘家徇國之初志。勉思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
勅具悉。夫元首股肱。古人謂之一體。戚休所在。上下同之。卿既惟吾社稷之憂。朕豈忘爾家庭之卹。日聞冢嗣。遞天天年。當食喟然。幾失匕箸。念非假哀榮之典。不足慰慈愛之心。眡秩星郎。進班奎閣。寵徒加於身後。恩靡逮於生前。朕猶慊然。卿復奚遂。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尙書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爲材，而不以空言爲貴，以濟時爲急，而不以輕去爲高。如卿賁所守符，箸循良豈弟之績，薦司邦計，知斂散取予之權，恢牛刃而有餘，試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兼崇，職在近臣，當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羨真館之安，是豈急於濟時之誼，虜先正名臣，繇賞延而植勳業者多矣。而卿以此自慊，非所聞也。勉圖而功，答我殊遇，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朕聞公與私不兩立，恩與義不並行。體國如家，則顧家之念可忘；視民如子，則愛子之情可奪。惟卿大節，朕所深知。方其力陳社稷之謀，固已盡捐宗族之計，豈容今日或異初心。況聞幹蠱之有人，自可殫誠而共政，遽求閒退，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國家，眷獎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者，豈獨以爵齒爲可貴哉。蓋其周旋當世之故，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問焉，則安車束帛，猶足以徠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輒可其奏者，蓋以是也。卿庸敏之材，通明之略，出藩入從，蔚有壯猶，年齡雖高，精力尙富，雍容祠館，足以自娛，豈必挂冠，然後爲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登進老成，以重朝廷之體，尊獎廉靖，以厚薦紳之風。卿彊識博聞，淹貫千載，英詞麗藻，焜耀一

時退然靡銜於智能。卓爾獨安於義命。當權門之翕赫。甘文館之委蛇。衆翼怒飛。儀鳳之翔何遠。萬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雖暫陪獻納之班。旋復困排根而去。粵余更化。命爾殿藩。遏寇虐於江湖之衝。鬯仁聲於嶺嶠之表。厥有嘉績。簡于朕知。與其荐佩虎符。以責拊摩之效。孰若延登鼈禁。以究潤色之長。擢貳五兵。加榮二命。庶日賴謀猷之助。且漸還典誥之隆。亟其來思。副此虛佇。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黃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篤舊以恩。每務存伐木之義。退人以禮。不忍蹈墜淵之譏。庶全忠厚之風。益廣和平之福。卿蚤緣迪簡。服在禁嚴。資善從游。嘗與橫經之列。甘泉入侍。婁躋聽履之班。屬此退休。可無優數。畀真祠於南浦。還遂職於西清。朕於待秦府之僚。厥維加厚。卿其存魏闕之念。毋替效忠。往體至懷。亟祇茂渥。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鴈于飛。肅乚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殆亡異鴻鴈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病。卿實蘇之。嚴追胥之令。而盜賊銷。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寢復。卿之力也。民之說卿。蓋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虘矧聞致事之間。不廢講論之樂。從容臥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衆望。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休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有國之勢。蓋以得人爲彊。郤夾谷之俘。則裔夷不敢謀夏。抗澠池之辨。則彊秦亡復加兵。況朝廷輔弼之崇。實中外觀瞻所繫。非平時素有折衝之略。則臨事寧無失匕之驚。卿學問高明。智謀閎達。蔚以儒者兼備武文之材。自爲從臣。已稱將相之器。延登三祀。勵翼一心。烽沈疆場之間。稜卷江湖之上。政須碩望。以重籌帷。庶幾銷事變於未形。抑亦顯世臣之有後。遽茲求退。匪朕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者聽朝於垂拱。二三大臣以姑孰缺守。聞朕睠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清靜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惟卿持身之德。簡而廉。愛人之心。惠而篤。遴柬良牧。孰如卿宜。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況卿前在鍾陵。當警備之日。比守吳門。適旱澇之餘。勞來撫摩。功績懋矣。閱勞而處以佚。非朕待遇近臣之至意乎。式遄其驅。慰彼黎庶。所辭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閑散示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爲人臣徇義之倡。齧旃海上。莫回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爲萬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享忠誼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材。護戎昭則底綏靖之勳。踐政涂則多弼亮之益。克有令聞。肖於前人。所當體予眷倚之誠。懋乃經

綸之業。使中外寧壹。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俾予獲棄賢之譏。而卿亦負克家之責。於義兩失。將奚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韞。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孟春元日。御紫宸朝。三事夫夫。濟濟在列。緬惟更化之日。厥有輔政之臣。勤勞百爲。功績用懋。久安閒館。未愜予心。是用加祕殿隆名。俾填方岳。夫當三陽彙進之初。而褒德錄賢以順天。今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式遄其驅。布宣詔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勸課農桑。使湖湘一道。熙然於春風和氣中。此朕所圖於舊弼者。再命而僂。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尙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

允詔

勅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於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宮傅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尙邪。今卿以白傅之年。而數上澗槃之請。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爲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使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東西分臺。均於裨國論。內外有制。皆以代王言。然而六曹之桺。豈如瑣闥之嚴。五字之除。未若禁林之重。卿學窮百氏。名冠諸儒。議論正而弗阿。文章簡而有法。以還詔之直。必能爲予謹命令之源。以演誥之一。必能爲予顯典冊之寄。在昔乾道。有臣克家。實繇早奏之司。兼備摛文之對。其抒素蘊。以繼前修。蓋將爲邦國之華。何正盛鄉閭之觀。亟祇茂渥。寧事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爲。寧如閒燕之樂。此蘄去之章。所以婁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旣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爲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賓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揚谷乞畀祠祿不

允詔

勅具悉。卿柔惠且直。蹈申伯之風。退遜不驕。秉竇君之節。藹然譽處。簡在朕心。方資肺腑之良。重吾賓閣之寄。而上書求退。爲之憮然。昔詩人以王事靡盬。興不皇將父之歎。今卿雍容朝謁。無從事獨賢之勞。而安車數過。有擊鮮娛侍之樂。維忠與孝。何廢兩全。勉服厥官。毋重請也。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禮部尙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顛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朝廷所尊。實兼爵德。典刑雖重。未若老成。卿造道深醇。養氣剛大。在紹熙末。以讜言位諫列。迨慶

元初以直道忤柄臣。棲遲十年。連蹇三紉。多士宗其高行。當世謂之正人。自歸踐於禁塗。乃首陪於經席。漢庭皆憚汲黯。凜骨鯁之未衰。商宗舊學甘盤。喜儀刑之復見。親賢方篤。避位何名。尙殫入告之猷。毋徇退休之志。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我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于潛藩。二十餘年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睠念疇昔。怒焉興懷。環詹在廷。獨卿最舊。顧可輕聽其去哉。而引年之章。婁郤復上。夫尊耆艾。重朝廷。朕之本志也。曠廉隅。知止足。卿之至情也。朕既不獲留卿於近班。亦豈不能賁卿以異數。延閣之命。人誰間言。往服新榮。以燕里社。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太子天下之本。非務學無以充德性之尊。春秋王道之衡。非親師無以究聖言之秘。卿識超物表。行冠儒先。久陪鶴禁之游。備闡麟經之蘊。使二百年褒貶之要指。悉融會於胸中。而十數家傳注之遺文。不拘牽於紙上。卿之力也。朕甚嘉之。夫弼元良以基萬世之安。厥功爲大。循典常以疏一秩之寵。於賞猶輕。毋庸固辭。往卽祇命。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

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爲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櫛杙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迪高明於德性。其爲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法。備在春秋。博求孝悌道術之英。推明是非褒貶之旨。而卿越繇時望。久與賓僚。每敷繹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玉裕淵冲之愈粹。猶膏潤冰釋而不知。載嘉爾勞。命晉之秩。顧循墻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褒崇之恩。益禪輔導之力。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趙希懌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用苛。矯以勝姦。不若清靜而民自化。求武健以濟事。不若循良而物自安。故擇蕃宣之臣。必先慈惠之長。雖泯然風采。歲月未見其功。而培我本根。國家實蒙其利。卿秉心。蘇裕爲時德人。布政寬平。如古賢牧。比上全吳之印。亟畀當塗之麾。申伯相攸。莫如南土之樂。汲黯臥治。足底淮陽之清。遽茲求閒。非朕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辭免經筵

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若稽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殿。緬懷藝祖之風。命李覺於成均。載仰太宗之懿。顧如冲眇。敢廢講論。韋編幾至於絕。三卦畫冀明於重六。卿爲時鴻碩。密侍燕閒。每當從容訪問之餘。盡發潔靜精微之蘊。俾予上窺天地之奧。遠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剛健之德。當修研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旣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秩之褒。亟拜渙恩。毋庸巽避。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皇祖之訓。著于夏書。文王之謨。述于周命。故能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三朝格言大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于經帷。復命羣儒以授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明脩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於前人。其爲益大矣。終篇論賞。徧於官僚。豈吾大臣。迺獨弗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汪達中大夫權工部尙書兼太子詹事戴溪中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以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隆古盛時之治。動惟先王成憲之師。五子之歌。具陳皇祖之訓。君牙之命。亦述文王之謨。此

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於傲法。矧烈祖神宗之相授。有格言大典之具垂。既常率是以御邦。茲復用之而教子。卿等越由時望。久翊儲闈。當橫帙之從容。每殫誠於啓沃。俾元良養德之日茂。知列聖詒謀之易遵。有嘉輔導之功。可緩褒崇之渥。往其祇命。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莫度辭免除權禮部尙書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傳曰。禮之爲國。與天地並。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大哉禮乎。不可以一朝廢也。大哉學乎。不可以斯須已也。粵帷眇躬。理尙淺。方將洽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以鑑古今。以卿深窮周公致平之書。獨抱孟子敬土之志。久去邇列。渴聞嘉猷。故命居夷夔之官。俾日陳堯舜之道。屬任之意。豈輕也哉。夫老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虛佇。以俟造朝。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尙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古人之倫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曰凡制王刑。必卽天論。蓋用刑之權。本出乎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夫。以刑爲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告于朝。是蓋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褻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爲國。謹惜民命。茲庸俾爾進。長于秋官。卿其祇服道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以迓無疆之休。願不偉哉。退託弗能。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遠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象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陽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興替之源。靡不繇此。茲用並登羣賢。穆布邇列。蓋一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以廣衆正之塗。重本朝之體也。卿以儒宗陪禁從。讜言直道。實似其先。肆命正天官之除。首常伯之位。論思啓沃。寘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卿。選舉清平。直餘事耳。尙體斯意。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李大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兼覆爲度。不忍毒民於兵。載尋邦盟。以息邊警。然修文德以徠不服。雖本至仁。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抑存遠慮。肆求耆哲。俾長夏官。示整戎經。武之未忘。亦折衝銷萌之有賴。卿夙推峻望。獨負壯猷。名聞朔陲。蠻貊亦可行矣。惠洽南夏。江漢至今賴之。比趣來歸。忻聆入告。雖曰明刑而弼教。未如掌伐以正邦。庶資老謀。以肅軍政。成命弗易。多辭奚爲。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聖人筆削之指。其能勝任者幾希。卿爲時儒先。篤志經學。蓋於尊王黜伯之誼。賞善罰惡之權。混融貫通。如指諸掌。發凡起例。固所優爲。今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尙多牴牾。正賴鳴筆。勒成信書。矧卿與遠。俱慶元史官之舊。並命

修纂人皆謂宜。往殫副墨之厯。以究汗青之緒。所辭宜不允。

賜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汪達工部尙書兼太子詹事戴溪權刑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明帝之爲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然昆之易學。本于京氏。以區區占驗之術。欲以成溫文之懿。豈不由郤行而求前乎。今朕博選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粹然出正。用能發三聖精微之蘊。裨元良聚辨之功。俾蓄德日新。震器增重。以此受賞。豈爲無名。抗章力辭。非朕志也。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汪達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太史。必世其官。下至兩漢。司馬氏班氏父子。猶以雄文麗藻。擅制作之盛。後之論史者。首稽焉。惟乃先正。以名世鉅儒。受知我烈祖。實繇銓衡之長。顯筆削之權。距今餘四十年。朕復命卿嗣掌厥事。豈欲以一職爲卿榮哉。顧今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尙多牴牾。往率厥屬。勒成信書。使班馬氏不得專美於前。此卿所當自期者。抗章避寵。豈朕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慶曆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之賢。雖善人吾不見之歎。九原之莫作。然故家猶有存者。蓋百世而復興。卿蚤傳韋氏之經。克寶鄭公之笏。其踐諫省。以讜論沃朕心。其登綸闈。以英辭華國體。矧邦典

攝丞之既久。於禮文參訂以尤多。載嘉爾勤。就正厥秩。朕方慨慕先朝之烈。卿其勉追迺祖之風。用副隆知。奚煩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大守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韞。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晝。年甫至而求歸。旣非眇冲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尙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乞畀在外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不見卿數月矣。以朕懷卿欲見之心。知卿未忘於朕也。屬聞有瘳。則爲之喜。入對便朝。體力如故。則又加喜焉。願方日親嘉謀。以輔不逮。而需章遽上。若不容一日留。何哉。夫恩義相須。誠如來奏。傳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義之大者也。若乃圖一身之便安。而忘眷倚之至重。又焉得爲義乎。以卿之明。當知所擇。悉心思報。毋或他云。所請宜不允。

賜少保師揆辭免新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仍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于茲累年。農疇屢登。邊鄙不聳。豈予一人所能致哉。蓋天地祖宗之靈。實嘉相之也。是用迎日之至。躬展美報。以對越于神休。而禮行之夕。瑞應鄉答。雲物卷禋。月星舒華。亦豈予一人所能

致哉。羣工庶正。與我一二族老。實顯相之也。已事而竣。既施澤於中外矣。明德茂親。有如伯父。其可無以表異之乎。孤傅之崇。以待耆哲。朕命弗易。毋煩控詞。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樓鑰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當開禧改絃之日。首思慶元曳履之臣。聘角里於商山。在廷成竦。舍申公於魯邸。視古有光。擢在邇聯。進參大政。謀猷足以經萬務。德望足以師百僚。予維倚毗。士有矜式。屬嬰微疾。遽驚歸心。披告老之章。殆幾八九。諭貪賢之指。亦既再三。確爾莫回。爲之太息。念累歲與廟堂之畫。厥有成勞。顧一朝上印綬而歸。可無異數。通班秘殿。偃息便藩。朕猶有慊于中。卿尚何辭之力。亟祗茂渥。庸副至懷。所辭宜不允。賜光祿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再上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宮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者。耆舊之臣。蓋或起於燕閒之後。遠稽漢室。若園公綺里季之肯采。近憶阜陵。若張燾辛次膺之復用。考其在列。曾不幾時。未有更東西兩地之崇。歷先後六年之久。凡更化以來之規畫。賴同心相與以扶持。迄成庶邦嘉靖之休。居多元老弼諧之助。悵挽留之莫遂。顧疏寵以宜優。冠祕職於殿廡。領真祠於穀下。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冀仲舒之就問。往欽時命。毋有遐心。所辭宜不允。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國朝之制。凡大典禮。大慶賚。丞相率居其先焉。所以重朝廷。尊廉陛。今朕涓日陳儀。冊拜元子。恩

典之行。宜自卿始。而逡巡固避。至于再三。越既崇舊弼。獎族老。而後及卿。所以屈彜章。伸雅素者。不爲不至矣。尙欲力辭。非予所敢知也。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恩推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以卿輔翼元儲。功德茂盛。考循故實。命晉文陛。而控避之章。既卻復上。前所諭答。固已諄諄。胡爲確然。不易所守。夫崇德報功。國之典也。辭榮避寵。卿之心也。卿欲行志。朕欲行禮。志與禮孰重。卿其忍焉。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尙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休致不允詔勅具悉。昔漢疏屠。爲東宮傅。自以宦成名立。浩然勇退。論者高之。夫知止之風。在廣誠可嘉矣。然知其賢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旣倍之自近。而吾允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張都門。揮金田里。悃誠雖切。誼未可從。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二

翰林詞草

答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免進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今上皇帝玉牒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詔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卿總領諸儒。以四書來上。稔容縟典。視昔有加。或謂一時文物之盛。已孰知其深。助朕德而有裨。治功哉。蓋鑑宗支之籍。則思睦族不可忘。讀典謨之訓。則思成憲不可失。若朕涼菲。雖微足書。然行一政令。而史牒紀之。講一典禮。而會要傳之。使予惕然。益知爲君之難者。亦書之力也。卿以鴻儒提鉅筆。又以元宰贊盛儀。懋賞之行。其曷可後。往恭朕命。毋復巽詞。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內修經國之摹。外講安邊之畫。念端委廟堂而共政。惟二三臣。苟折衝尊俎之有人。賢十萬衆。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正色立朝。真後凋之松柏。同心輔政。有相濟之鹽梅。當夙宵圖乂之秋。正上下

交修之日。眷時邇列。稀若晨星。獨我老成。屹如砥柱。俾朕躬之有賴。諒天意之使然。與其志在丘園。冀私情之適。孰若心存社稷。合大義之公。往佩予言。勉綬爾位。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令赴四參。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尊用老成爲重。挽之唯恐弗留。卿以保全名節爲高。去之唯恐不力。故於二者。思擇其中。釋銓筦而侍真祠。所以示閔勞之意。列清廂而輔儲禁。所以示貪賢之心。卿猶固辭。其誼安在。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府劉光祖。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先朝。有臣趙抃。立朝則忠於君。治郡則仁於民。朕緬懷遺風。謂不復見。求之當世。迺得其人。卿以剛毅正直之資。兼慈祥樂易之德。曩司言責。誠節貫于天淵。比典藩維。惠澤流于江漢。揆諸前哲。異世同心。維時梓潼。繫乃舊服。徒得君重。慰吾父老子弟之思。政雖家居。何以過此。奉祠之請。非所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銓綜之寄。古今所難。雖一定若權衡。蓋自有不欺之法。非至明如水鏡。豈能勝無窮之姦。故法非人而莫行。官以人而後重。而況職亞近輔。位尊文昌。必得耆舊之臣。乃當選用之意。卿蚤列法從。爲時名流。博貫羣書。於典章尤所該洽。周行萬里。於情僞靡不照知。必能以鑒裁之公。收平允之譽。往共乃

職。稱朕志焉。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除禮部尙書兼職並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虞書之論天秩。實在天討之先。周官之設邦刑。列於邦禮之後。蓋法令特輔治之具。而教化有範民之功。朕方修明舊章。蒐舉墜典。自非當世豪英之士。孰識古人制作之源。卿學足以致知。才足以大受。廣廷待問。首陳彊勉力行之言。狀歲躋榮。已著老成重德之望。惟時宗伯政待鴻儒。與其嬰簿書獄訟之勞。孰若付俎豆禮文之事。庶因稽古之暇。采盡告猷之忠。往悉乃心。庸稱朕志。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咸平之世。去太祖太宗未遠也。而我章聖皇帝。喟然深念。亟命纂修正史。於是名臣楊億輩。實膺是選。越五載而書用成。筆削得人。其效如此。於惟中興三聖。授受功德盛矣。而汗青之典。猶未就緒。朕甚慙焉。卿文紹卿雲。學富班馬。必能以大手筆。成一家言。往哉勿辭。副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管田使充利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營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阜陵之盛。緬懷蜀道之難。選任惟精。率取一時之傑。功庸旣懋。必躋兩地之嚴。仰窺宏摹。厥有深旨。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忠義貫乎神明。威名震乎戎落。百年彝鼎。丕昭曠世之勳。萬里岷峨。坐

復承平之觀。念宣勞之浸久。豈圖任之可忘。渴聞話言。想見風采。肆擢陪於右府。併參護於春宮。顧南渡中興以來。餘八十載。若西州與政之彥。凡六七人。皆嘗服采于朝。始拜登庸之寵。維卿殊遇。眎昔尠儔。宜追聞命引道之風。庸副側席待賢之意。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懷安等軍兵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兼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顧詹南鄭。屏蔽西陲。鄰境多虞。政保邊之當急。元戎新易。念謀帥之孔艱。非威名素著。不足以懲敵心。非恩信久孚。不足以尉民望。博參于衆。未有如卿。故擢專帥。闡之雄。仍暫領制垣之重。庶幾麾幟弗改。而氣自精明。鈇鉞未施。而人自畏服。此朕仰成之本意。亦卿夙負之壯猶。胡爲抗章。未卽引道。夫勞法從以劇煩之寄。屈高年於扞禦之衝。顧朕至懷。良非獲已。諒以急病遯夷之素。必無辭難就佚之私。亟拜恩徽。寬吾憂顧。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衛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尊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材。蔚爲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輔贊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略。顧方深於嘉賴。迺婁丐於歸休。爲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牧伯。餘四十人。半用政塗之舊。申加隆委。

就陟寵名。使周邦喜良翰之臨。知朕志軫斯民之厚。尙體茲意。毋爲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尙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尙書日下
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我皇祖。肇開邦圖。首除五季之淫刑。浸復成周之中典。俾天下元元之蕃庶。各保其生。而國家
世世之康寧。皆基于此。顧朕涼菲。敢忘續承。肆擇儒英。進司邦禁。庶闡洽德好生之化。以爲祈天永命之
原。卿剛毅而裕和。清明而簡重。博參于衆。宜在此官。昔文正議仲約之刑。不欲開人主以殺戮之漸。忠宣
爭新州之獄。獨思爲朝廷存長厚之風。諒惟世臣。深識此意。亟其抵服。副朕選掄。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涇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日者。豫章郡以殃牧聞。朕睠焉西顧。曰。此孝宗皇帝。龍潛之舊服也。襟江而帶湖。物衆而地大。非
吾股肱舊人。功在王室。而澤在生民。莫宜居之。顧咨近臣。咸以卿對。朕於是。有五月乙亥之詔焉。詩不云
。虘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夫能使政孚于湖南。而不能使化行於江右者。非所聞也。亟脂而車庸答民望。所
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
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威名夙著。宜入贊機廷。卿迺以疢疾自言。願退休祠館。將必行朕命。則非所以示閔勞之

心若遽聽卿歸。又非所以盡貪賢之誼。深求其當。宜適厥中。維紫宸於近職。爲獨高。維星沙於外藩。爲最佚。寵名赫奕。實均廊廟之瞻。嘯諾俊繇。仍遂湖山之樂。其體相攸之意。毋形知止之言。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遙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有師。入則有保。旣皆選用於正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深明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善以尤先。卿蔚以鴻儒。久陪鶴禁。周旋羽翼。獨高園綺之功。導迪性情。匪顯毛鄭之學。屬鑑終篇之奏。徧推橫帙之褒。矧吾元臣。可後寵秩。其祇予命。益旣迺心。所辭宜不允。賜禮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兼直學士曾從龍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戴溪刑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劉焄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王永世之規。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法。肆疇端士。俾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洙泗。學陋毛韓。其於從容諷誦之間。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旣終厥帙。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尙益廔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表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迺者念卿久勞于外。擢贊本兵之任。冀聞告后之猷。疊鑑來章。具陳至意。謂方脫瞿唐之嶮。願少休荆渚之間。義雖急於親賢。恩尤先於從欲。故待以宰臣之禮。而付之連帥之權。蓋徇忱辭。匪緣他故而

卿乃惟多言之是畏。思勇退以自謀。聞之憮然。慮亦過矣。朕方推誠耆哲。務全終始之恩。卿其戮力國家。勿以中外爲間。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爲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詔。勅具悉。朕惟我烈祖以天授之資再造鴻業。雖神機妙算不可迹窺。至於整戎經武之方。安邊制勝之畫。布在方策。煥如日星。其在菲涼。敢忘取法。肆命纂輯。裁爲一書。歷年于茲。迺克登奉。提綱領使。卿實顯之。稽諸舊章。其可不賞。昔下武之詩。爲繼文而作也。卿其輔朕懋建長策。以明昭于前人。光時乃朕志。區區品秩。何足以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兼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兵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蜀萬里在天一方。自昔祖宗之時。已隆牧守之寄。當其臨遣。必有以寵其行。越旣勞還。必有以旌其最。卿曩繇邇列。出撫遠民。其威名立斷。有張詠之風。其簡易弗苛。如趙抃之政。使蠶叢魚鼈之舊俗。咸底樂生。雖白狼槃木之諸夷。亦皆效順。旣寬西顧。爰命東歸。間闊六年。喜風神之尙壯。諄勤三疏。偉論議之可觀。宜登夏官常伯之聯。併領春宮中護之職。其思美報。毋事謙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黃疇若乞畀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去國六年。守藩萬里。念不見賈生之久。故式遄山甫之歸。置之大司馬之聯。寵以中庶子

之職。方將屢趣燕閒之對。俾罄所懷。庶幾力陳鯁諤之規。有裨予聽。偶茲移疾。遽欲節安。既非盡瘁事國之素心。亦豈側席待賢之本志。其思加嗇。亟底有瘳。苟未遂於造朝。政何嫌於予告。所請宜不允。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予奪不同。惟功是眡。辭受何常。惟義之歸。當予而刊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循墻。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尤嚴取舍之間。苟有其名。則兼金之重。孟子弗以為非。不由其道。則五兩之微。揚雄猶以為泰。今卿輔成儲貳之德。於朕蓋有社稷之勳。祇進一官。顧形三請。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衛翼之誠。深伸虎拜之恭。孰若師承之道重。況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眷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來奏云。以疾禮。伸虎拜之恭。故云。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三孤之官。在周為寅亮天地之職。今雖名存實異。然命數禮秩。蓋與丞相等。朕未嘗輕於授人。也。卿以溫良易直之資。耆明醇茂之識。為宗室祭酒。視儀三事。亦既有年。肆予考之彝章。登拜亞保。非獨侈鉅典之成而已。亦俾振振麟趾之族。知有德如卿。然後足以當此位。其為勸勵。不既多乎。亟其祇欽。毋遏朕命。所辭宜不允。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褒同姓以壯藩翰。其事雖殊。其爲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爲之誼。慮方將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教天下之愛。卿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虜有國家者。其可不寵綏同姓。以爲藩垣之助哉。眇予小子。嗣守丕緒。惟修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忘。庶幾行葦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況予一人。伯父之尊。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虜升華三孤。亦旣晚矣。卿而不宜。尙誰宜之。趣祇朕恩。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惟世臣與國同體。故當以安社稷爲悅。不當以辭爵位爲高。卿忠正勤勞。素明斯誼。迺者。纍然在疚。尙能體眷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經綸之功。況今祥禫旣終。禮制無闕。是固悉心輔政之日也。甲寅制書。誕告有位。羣工庶正。僉曰允哉。

卿其祇服訓言。迪朕不逮。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之休。卿亦與有無窮之聞。豈不賢於辟寵之煩乎。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昔漢明帝之爲太子也。能辨南陽之牘。光武嘉之。或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以十歲而通春秋。揆事應物之權。未有不繇學出者。然以察爲明。而昧君人之體。殆當時輔導者之責。庠。晝毓春宮。而能建至榮以安朝廷。舉宏綱以尊君父。非深窮春秋之大義者。疇克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以明理。磨礪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爲多。豈以訓迪之勞。而忘褒陟之寵。忱辭雖切。匪朕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三代之教。太子必使明孝仁禮義之經。六藝之有春秋。所以著父子君臣之道。博求鴻碩。敷闡精微。卿以股肱之良。參羽翼之重。雖靡勞於誦說。實深賴於儀刑。越旣終篇。所宜論賞。夫學爲王者事。匪專多訊之勤。而習與正人居。自有不言之益。云胡抗奏。自托罔功。明兩作離。當勉裨於令德。日三成魄。毋徒貢於謙書。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眇身。獲承宗廟。常懼弗稱。以累付託之明。屬者風霆之警。厥證甚異。惟德菲薄。隳于政理。故天動威。以顯朕郵。在易有之。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是用惕然。貶食避殿。蓋不若是。無以見朕畏威罪己之誠。惟卿等協同一心。飭正庶事。以輔予不逮。迺所望也。若夫抗章所陳。斬復常度。顧朕寡昧。方念弗足以御九筵之峻。享四海之珍。省愆未皇。其敢議此。尙體斯意。毋重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天人之應。有若合符。言行之微。皆足致異。比以烈風雷雨之警。惕若上帝祖宗之臨。遇災何止於側身。方食殆幾於失匕。亟虛正宇。仍卻珍羞。雖盡行挹損之文。尙恐非感通之實。而未逾信宿。遽復故常。雖衆志之願然。在眇躬其安敢。況屬郊禋之邇。正靳神聽之歆。當益懋於寅威。庶遄臻於昭假。朕固有待。卿毋重陳。所請宜不允。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治效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謨。永平故事。與漢以俱存。正觀元龜。終唐而克鑒。則其享國之有永。詎止如今之所觀。肆惟眇躬。祇蹈先訓。寶若珪璧。銘之槃杆。旣以是而飭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相繼。視百王而有光。卿以元愷之才。居綺園之任。陪輔最久。講明獨深。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盤石之基益壯。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吏部條法總類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經世之學。佐王之暮。自登翼於萬機。首整齊於百度。羣材彙進。蔚有慶曆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復以餘力。裁成信書。近酌唐銓。別薦紳之流品。遠參漢律。旌刀筆之勞能。坦然甚明。來者可考。如權衡之設。輕重不得而私。若涇渭之分。清濁靡容其混。迄底章程之定。允資筆削之嚴。渙汗甫頒。謙辭已上。知卿盛德。居存避寵之心。願國舊章。難廢懋功之典。往欽詔諭。亟服恩徽。所辭宜不允。

賜吳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博觀圖史之傳。歷考后妃之德。苟內助之賢。嘗有功於社稷。則外家之福。必流及於子孫。故周之任姒。世爲諸侯。而漢之馬鄧。門多賢者。天道非遠。較然可知。維我國家。壺儀最盛。是生聖后。光輔中興。保佑三朝。與定大策。功德之懿。有光前聞。肆卿一門。寵榮鳥奕。將旄公袞。先後相望。而自比年以來。老成凋落。環顧近屬。惟卿獨存。慨然興懷。思所以褒異者久矣。郊禋大慶。中外所同。揚于大廷。俾眡孤保。所以報層闈之恩。而爲內里之勸也。朕志有在。卿其勿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上皇帝會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昔魯邦之寢敵謀。在能秉於周禮。世祖之恢皇業。由復用於漢儀。則知典法之廢興。實繫國家之隆替。於惟我宋。近酌有唐。勒成會粹之書。具紀施行之實。使後世由之。而稽決。有司卽是。而討論。豈曰空文。厥惟鉅典。而卿蔚以使領。相予禮容。既登奉之告成。豈褒崇之敢後。往祗渙命。勉抑謙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寶訓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惟治道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謨。則其饗國之甚長。何止如今之所睹。緬惟高廟。載造我家。凡其一話一言。莫匪大經大法。念旣服行於平日。更將詒示於後人。肆命纂修。式嚴登進。而卿蔚以近弼。相時盛儀。可無便藩恩命之加。以示欽承祖訓之重。尙體茲意。勿復有陳。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研測聖幾之學。鋪張王度之文。獨秉政鈞。兼持史筆。敘列聖億萬斯年之世繫。粲焉金枝玉葉之輝。裒中興三十六載之叡謨。重於弘璧赤刀之寶。舉嘉泰開禧之行事。倣李衢蘇冕以成書。並詒悠久之傳。帥自總提之力。夫制作國之大典。朕不敢輕。爵賞君之大權。朕不敢廢。勉祗渙渥。毋守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故嘗卽其議論之間。因以觀其平昔之縉。卿性資蘇裕。德宇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爲天下之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旣允。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爲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六經皆聖人作。而洙泗之間。啓告學者。獨於詩尤詳焉。蓋可興可羣之未究。無以知事君父之方。周南召南之不爲。必有正墻面之慮。夫學者猶爾。況於承祧貳極之重者。虜今吾元子。刻意是經。優而柔之。德器日茂。朝夕輔導。師賓之力爲多。進秩眡功。厥惟常典。卿其毋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周漢再造之君。孰若宣光甚盛之烈。然詩人歌詠。僅存赫赫業業之累。章史氏形容。不過赳赳明明之數語。未有萃三紀張皇之略。爲一編會粹之書。言其震疊。則不測如雷霆。窺其變化。則無窮。

如天地。俾予小子。獲監觀之益。繫吾元臣。專典領之功。越進崇階。豈云濫受。往祇茂渥。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人主之孝。以揚祖烈爲先。國家之事。以飭戎昭爲急。比勒成於鉅典。悉登載於明謨。俾中興攘夷復古之功。垂于永久。而今日經武整軍之略。有所据依。於朕豈小補哉。非卿誰能辦此。宜膺懋賞。勿復終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皇家復古之勳。偉高廟平戎之略。雖勉遵時晦。不欲黷武以病生靈。而申儆邊虞。未始恃和而忘守備。迨至獯豸整居之暴。迄收佛狸送死之功。睠是宏規。布于方冊。俾鑒觀而有補。繇典領之得人。豈以成勞而忘信賞。與其偃僂再命。堅卿辭寵之心。孰若張皇六師。助予經武之烈。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生日詔

賜史丞相生日詔

勅彌遠。東方曰春。萃乃乾坤之瑞。西平有子。爲吾社稷之臣。千齡符夢弼之占。再世決和戎之議。勳庸甚

偉夷夏具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魯國。方賡鳧繹之詩。重申臺餽之盼。式侈門弧之慶。

賜少傅吳瓌生日詔

勅吳瓌。漢都馬鄧之賢。首推耆德。周嶽甫申之降。屬在茲辰。方自適於燕頤。宜永綏於壽嘏。特伸須式。庸示眷懷。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

勅樓鑰。月臨冬仲。天祐皇家。當剝爛復反之時。適陽盛陰微之始。生吾元老。爲國正人。方參秉於事樞。宜寵加於賜式。益綏壽嘏。庸副民瞻。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勅彌遠。千載風雲之會。式契休期。四明仙聖之區。實鍾英氣。屬此泰通之月。生吾鼎輔之臣。世秉機衡。功施社稷。往致便藩之錫。用迎耆艾之祥。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勅師揆。乃瞻賢王。惟時耆哲。清心寡欲。味黃老之格言。迪德秉彝。蹈間平之雅躅。屬當初度。爰錫多儀。祝卿齡背之年。壯我犬牙之勢。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勅彌遠。帝賚說以正四方。商邦嘉靖。天生晟而爲萬姓。唐室中興。睠予社稷之宗臣。時乃乾坤之英氣。歌

降神於駿嶽。既膺周雅之詩。紀初度於孟陬。更協楚騷之賦。其加蕃錫。以介修齡。

賜少傅吳瓌生日詔

勅吳瓌。思齊大任。仰徽音之如在。不顯申伯。偉耆德之獨存。屬此仲春。時維初度。其加異渥。以介龐禧。

獎諭詔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效獎諭詔

勅再遇。比者淮楚之郊。姦民嘯聚。毒流羣鄙。害及蒸黎。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自新。迺負固以罔悛。至弄兵而未已。卿忠勇稟銳。爲國爪牙。布宣王靈。指授將略。卒蕩平於羣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踵聞。威聲大振。緬惟盡瘁。良極歎嘉。今氛祲旣清。式寬予顧。瘡痍未復。尤惻我心。卿其收輯散亡。拊循凋瘵。盡解犢牛之帶佩。亟安鴻鴈之哀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國家圖書館



004758696

